

江上舟

奔馳以外
奔馳以外奔
奔馳以外奔馳
奔馳以外奔馳以
奔馳以外奔馳以
奔馳以外奔馳以外奔
奔馳以外奔馳以外奔馳以外奔
奔馳以外奔馳以外奔馳以外奔馳以外奔
奔馳以外奔馳以外奔馳以外奔馳以外奔馳以外奔馳以外奔馳以外奔馳以外奔馳以外

洪天賜教授捐貲

奔馳以外

江上舟著



本書獲得雪蘭莪中華大會堂
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特此誌謝

正視我們的創作態度

——「奔馳以外」代序

身為華裔年輕的一輩，尤其是以中文來創作的所謂馬華寫作者，我們需要思索的問題確是太多了。

現階段的馬華文化，已經逐漸變質滋落，這是一個難以否認，令人悲痛的事實。當然，一些迂腐的傳統、保守的思想觀念，陳舊的繁文縟節被淘汰，並不值得我們痛惜留挽。然而，倘若一個民族的核心文化、精神思想也隨着衰敗凋零的話；面臨這種危機，我們豈能無動於衷？我們豈能昏昏沉沉酣睡下去？

任何有文化良知的人都應當知道，扶育拓展馬華文學，塑造出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高層文化，是目前華裔迫切需要達致的目標之一；我們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紮根生長，是理所當然的事。

無可違言，馬華文學在質與量方面，皆未有令人快慰的表現，我們的散文普遍上仍然洋溢著感傷與濫情。溫任平在五年前的一篇論文中曾指出這點；五年後的今是，這種情形仍然沒有多大的改變，矯扮失落依舊是散文作者流行的風尚，他們祇願悲鳴個人的哀怨，聲音孤絕、蒼涼淒楚。

在華裔文化面對嚴厲考驗和沖擊的今天，無論是現代詩，現代散文或小說都好，每一個寫作者皆必須要有新的認同及覺醒。躲在象牙塔裏喃喃獨語，自傷自怨自憐自憫的時代應該過去了。我們需要睜開眼睛，遠矚高瞻，看看我們處身的社會，想想所冀期中的華裔文化是什麼？我們是否祇滿足于吃年糕裹粽子、拜祖先敬鬼神，或宗親會館這類中低層文化？是否這樣我們就能保住光輝燦爛的文化遺產？答案如果是否定的話，那麼，馬華文學的發展與激勵是否有其作用與必要呢？作爲馬華文學的墾拓者，我們的眼光不應止於自己的小天地，我們要有足夠的信心和堅持的決心，讓馬華文學成長壯大，並且建立起自身的獨特性。

要往這個理想朝進，我們就需要一批具有時代與社會意識的作者，他們必須從混沌中覺醒，關心自己置身的社會，唯有如此，才能從周遭發掘出更多獨特性的題材，表現出我們的文學特性。

我們當然不是在追求淺薄的大衆化。實際上文學本身有着高度與繁複的表現性，它不止狹隘地表現社會功能而已。問題在於，一個具有悟覺能力的寫作者，應該懂得以更嚴肅的態度去對待本身的創作，而不是消遣自娛；在馬華文學力求定位的當兒，玩票式的創作方式是我們難以接納的。

收輯在這本散文集裏頭的若干散文，皆不失其樸實真摯，不過作者在文句的控馭功夫及塑造文字的密度方面，仍嫌失敗。像以下的句子：「有時我很孤獨，我想，只有河水才能了解我的感

情，望見了它，彷彿已分担了我部份的痛苦，那滔滔水流，仿若是把我的哀傷帶到遙遠的一方！「（見「河畔低語」）、「那一年的秋天，我遭遇到生活上無數的打擊，剛被殘酷現實擯棄校門外，失意又彷徨，憧憬和期待，在這錯亂心情的情形下，一顆落寞的心，你說應該怎樣安置，在感情的經緯度上。」（見「秋夜·窗前·明月」）類似空泛散漫的語言不勝枚舉，許多題旨也顯得膚淺平庸。

如何超越躍進，勇敢闖拓新的境域，是大家所應深慮的問題。在過渡與成長之間，不成熟是每一個作者所不能避免的現象。江上舟在「奔馳以外」仍然能對寫作具有熱誠，固然可喜；祇不過，在抉擇創作這條苦寂的道路之後，我們更需要嚴格地正視創作的態度，摒棄那些毫無意義的題旨，技巧方面再加以提鍊，時刻地苛求與挑剔自己，唯有這樣，馬華文學才能免除缺陷，才能從貧弱中轉向康壯。

少雲

一九七八年八月五日

目錄

葉嘯代序

第一輯：痕

瓊花

秋月、窗前、明月

永平河畔的緬懷

雨，如果落在家鄉

河畔低語

燭光夜曲

青山綠水是我鄉

一

三

七

十

十三

十六

十九

第一輯：痕

一切都沒有改變，幾年前我們第一次相會于此，今
天依然。只有海面上帆影點點，有誰會發現帆舟上的人物蒼老了些或已
是海鷗已不是當年的海鷗。

摘自「沙灘上」

瓊花

閒眺窗外，二朵瓊花綻在樹葉邊，蓓蕾已有拳頭般大，含苞待放；一簇簇細長的紅絲包裹着黃白相間的花瓣，有如雍容華貴的少女，籠着一絹紅紗，莊嚴又嬌憨，脫逸又矜持，娉婷玉立，風韻婀娜，憑着經驗，眼看綻放必不出一二日內。

一陣子柔風吹送，我慣倚在窗畔，一卷黃紙，藉着那隱約間猶從少女身上灑來的幽幽清香，調劑我單調底思維。或者倦了，在石階上聽風鈴歌唱，看花蕾在自然界的指揮家的懷抱中婆娑起舞，托着花蕾細長的莖和長着莖葉的分枝彷彿不勝負荷，任由風擺得盪東飄西，似個舞者在跳「華爾滋」，緩步輕盈。風或疾或徐，或沉或浮，似蜻蜓點水，更若美妙的「芭蕾舞」。

對於舞蹈，我是門外漢，但看瓊花在風懷盡情歌舞，那引人深思遐想的一旋一止，看得你屏息凝目，把你引入無邊際的冥想國度，一切鬱結悶懣，憤世嫉俗都已失得無影無踪。

風停花靜止，緘默的瓊花蟠伏若個沉思學者，旁邊花卉爭艷鬥麗，紛播幽香，或妍或媚，只有它孜孜汲取母體的精華，養精蓄銳，待那一夜的綻開！

蓓蕾二十餘日的風霜雨露，而盛開只有瞬息的一現，又匆匆的收斂話別了，但短暫的芬芳和璀璨却留下永恆的緬懷和記憶。

賞瓊花舒放是件心靈的享受，但須要等待；夜深更沉，瓊花綻出夜的緘默，萬籟俱寂，這寧靜境界人生幾何？若適皓月當空，瀉落銀波滿地，夜境更倍淒寂柔和。一面觀賞花瓣徐徐舒展，馥郁的溫馨沁人心脾，這時刻若入「忘我」的境界，遂勾起思緒縷縷，心靈的抑鬱沮喪，已澄清如洗，瑩潔無垢了。

瓊花鮮有開放，據說每逢開放必有吉兆。一株上了四五年悠久的瓊花，開放則常有七八朵之多，少也有二三朵，鮮有一朵單獨自賞孤芳。

瓊花奇特處乃葉呈齒形的缺罅，葉子及花朵就從這缺罅中茁長；瓊花開後凋謝但並不會蒂落，據說，花朵可治醫病症。

有人厭惡瓊花，說它畏懼陽光，而開花只一瞬即逝，沒有生命的價值。而我，未認識瓊花前，對它那光光禿禿的枝葉並不發生好感，現在，却喜愛它了——正如以文筆纖巧清新的一位散文家所說的：「當我不識瓊花以前，只知瓊花總是用以形容短促和事物的容易幻滅，如今認識了它——從吐蕾，含苞以至盛開，並不感到它生命的匆遽。所有的事物不問存在時間的長短，而它無顯示；沒有顯示的生命再長也是一片空白，而瓊花在它短短的開放間，已顯示了渾淨的美，和生命無比的燦爛；這美和燦爛，留給人的印象，豈不是永久的麼！」

人幾十年的生命，也應該留下一點燦爛的東西吧！我想。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

秋月、窗前、明月

你曾經有過如此一個美麗的夜晚？在秋夜，凭倚窗前，靜靜的等待月華的升起，暮靄漸漸的凝重，黃昏已揮別遠逝，但仍有些黃昏留餘的痕跡，那些姿態酩酊的樹林，緋紅着面靨，而遠的青山已被濃墨瀉倒淡黑，沐浴着晚風，歸燕點點，好一幅詩畫般美麗的晚景，怎不令人眷戀又眷戀。而就在今夜，秋的夜晚，我欣賞到了，在窗前。

我原是個酷愛大自然景物的孩子，一花一草，一陣清風一陣細雨，都勾起我思緒萬千。今夜，秋之夜，對着眼前旖旎的風光，思維的波濤也緊隨起伏動盪。望那悠悠白雲，無方向的飄蕩，一如我浪子的飄泊，顛沛流離，四海爲家，隨遇而安，何日才能尋得停泊的港灣，唧唧的蟲鳴，是一首大自然優美的旋律，使我不禁然憶起家鄉的夜晚，多熟稔的聲音呵！自從我學會了冥想，從那一個善感的年代起，每當夜幕低垂時，我就愛倚着窗檻，洗耳恭聽蟲豸的歌唱，每每聆聽得出神，忘了時間飛逝，要等到母親喚呼時才驚醒過來。

遠處的山岡，歲月教我對各種物質不同的看法而改變，但存在的日子，對山不屈的意志和果敢的精神則是永世不渝的。也會經記取它爲生活上的座右銘。生活的波折何其多，人與人之間的

衝突自所難免，多少頹喪的日子，但一見了青山，它仍默默站穩崗位，心胸廣袤，令人爲之默然了。

我就是這樣酷愛遠眺窗外景物，在秋夜，在窗前，我有一幕幕迴蕩的回憶！

倏忽，猛然舉頭，我才從夢之國度回到現實，一輪皎月已不知何時掛在空庭，瀉落銀波滿地，四野謐寧得可愛，宛如个神話中桃源仙景。來去就是如此匆忙，方才那朶雲已不知何去？一人影消失。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在秋夜，「舉頭望明月」，怎不令患着「思鄉症」的遊子「低頭思故鄉」。今夜，秋之夜，在窗前，我有一串串辛酸的回憶！

那一年的秋天，我遭遇到生活上無數的打擊，剛被殘酷現實攆棄校門外，失意又彷徨，憧憬和期待，在這錯亂心情的情形下，一顆落寞的心，你說應該怎樣安置，在感情的經緯度上。

中秋的那夜，孩童提燈籠的歡呼聲，青年男女月下笑語歌聲，更令我淒涼的心更淒涼，孤獨的我更孤獨。

於是，在窗前，伴着中秋月，我寫下：

賞月亭不復有酌酒吟詩

沒有人去看月華升起的情趣

廣寒宮內，嫦娥，吳剛已下凡塵

桂花樹，蟾蜍，白兔失踪

一樣的月圓

沒有人把水調歌頭吟咏

貝多芬的月光曲斷了絃

后羿搭錯弩絃，射落中秋月

提燈籠的孩子豐滿了翅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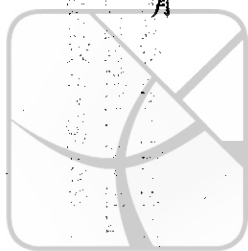
賞月人兜各自西東

今宵舉杯邀明月共醉

願來年中秋作客不是你

「舉杯邀明月，對飲成三人」，我不是李白（想不到李白也落寞），但我知道和我一樣落寞的人可不少，一個朋友看過拙詩後就說我寫得「不錯」。

過了二年的秋夜，已不再是故鄉的窗前。爲了生活，我來到了都門，是去歲吧？那夜，窗前，我有個甜密的回憶。



走出了酒家，在歸途中，又迎到盈圓的月，我剛暢飲不久，見月思鄉，想到母親不知吃到月餅否？回到小房，推開窗，又是一輪明亮的月，這一回，再按捺不住激動的感情：

許是故鄉霧靄凝重的雨節

碧海中，我把中秋月摘下

掛在妳卧房的小窗

母親，今夜の月很圓很大

寫好了給母親的詩，我出力的拋去天上，拋給白雲，明天它携給睽隔百哩外的母親。

這一夜，我睡得很酣，夢中，母親也如我一樣，因她身旁有兒子摘下的明月。

今年中秋轉瞬將屆，我這遠遊的異鄉人呵！在窗前，明月下我又有何感觸呢？

（一九七〇年九月五日）

永平河的緬懷

永平河，一條名字不見經傳的小河，它媲美不上鄰近蘆坡河的澎湃浩蕩，沿河兩岸也無旖旎的風光景緻，因此無法吸引詩人墨客爲它寫下讚美詩章。不知是甚麼時候開始，它就靜靜的躺在土地上，至今日，它還是無憂無愁的流呀，流呀，流向廣袤的馬六甲海峽，也載走了歲月，但因日子的添增而蒼老，小河的生命，永遠年輕！

我開始認識永平河至今已快近十年了。八九年前，我剛從村裏的小學畢業，當時村中無中學的創辦，小學畢業就得到附近較大的鎮上去唸中學，我也因此到離家約廿哩遙的永平去繼業，每天舟車來來往往，永平河與我也天天見面，我對它也不感陌生了。

猶記當時我們一羣外地來的同窗，一到放學時，就一窩蜂的湧跑到小河去嬉水游泳，或在橋上凝望河中激起的圈圈漣漪，只可惜沒有在黃昏時欣賞河上的夕陽，要不然或許可以領略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情景，這雖已睽違了將近十年，但河水的面貌仍有一個輪廓，友伴的音容，猶在耳畔，恍然如昨日。

永平河，雖不是故鄉的小河，雖不是我童年和孩童嬉玩之地，但在我的腦海中，有不可抹滅

的一頁；在人生的旅途上，曾是我征途的一個歇腳驛站。在永平河畔的日子，曾經有過我鍍上金黃的時代，一個值得驕傲的時代。穿上白衣白褲，坐在巍峨的校舍裏，無憂掛的聽老師講解。但美夢往往易於幻滅，只是揮一揮手，我又和永平河分別了。

或許冥冥中果真有個命運的主宰，爲何有人在人生的旅途上沒有絆腳石，一帆風順，爲何有人的命運坎坷多舛；而我的征程又那麼崎嶇，迂迴曲折。在我的足跡開始徘徊永平河畔的時候，開始向知識的高峯攀登的時候，命運的鬼魅也開始伺機捉弄我。

果然，正如我預料的，最後的失敗者是我，殘酷的現實迫得我拋棄書本，我成了命運的俘虜，也忍痛的離開永平河。

離開了永平河，離開了同窗的摯友，我懷着一顆落寞的心，走進生活的戰場。本來想揹棄往日的哀傷和憂鬱，忘却自己的不幸，好好的幹一場，那才知道以前自己的想法幼稚得可憐；這社會的外表是美麗完善的，誰知當你接觸時才知是一種掩飾，內表却是那麼醜惡和骯髒。使我心灰意冷。「既來之則安之」，生活在這種環境，爲了本身不會被捲入泥坑，就得提防防不勝防的「侵襲」，充實自己是一個首要的防衛武器，於是我又開始緬懷背上書包的日子，羨慕在永平河岸上的莘莘學子。

終於，不久前，我再次去訪永平河，去尋找岸上的朋友，河水依舊悠悠，橋墩一樣堅固，歲

月沒有改變它的模樣，可是，往日的伙伴音訊已渺，晤首的能有幾人？一位伙伴告訴我：

「W君去了倫敦二年，再二年就回來了，F君在富士山腳下堆雪，他曾寄來雪人的相片，A女士已是二個孩子的媽媽了……」。

料想不到永平河的一別，幾年後的今日，已是人事全非，反觀自己仍是孑然一身，兩袖清風，更可悲的在社會混了幾年，還是一無所成，還是過着顛沛的流浪生活。想得天真一點，若我旅途一路風順的話，今豈不是在雲南園或班台谷，或在國外的學府聽銀鈴的鐘聲，讀自己喜愛的學科，誰又叫自己的命運多舛。

忘不了永平河流水淙淙，忘不了往日伙伴的橋上漫步，忘不了在河中嬉水的情趣，也會經痴痴等待鱷魚出沒（聽說河中確有鱷魚）。

甚麼時候，再一次重臨永平河，去聽水聲潺潺，去撫拾往日的舊夢。

（一九七〇年十月三日）

雨，如果落在家鄉

很久沒有對雨產生「感情」了，是缺少一個賞雨、聽雨的所在？抑是緊張忙碌的都市生活使我對雨的「芳踪」無所捉捕？漸而忽略了它的存在！儘管如此，童稚時雨與我就發生了情愫，離開家鄉以後的這一段日子，倒還可以維持一絲淡淡的「交情」。

在異鄉，白日的落雨，極少延續到一段漫長時辰，這種雨多是匆匆的「過客」，在「賞」和「聽」而言，不能滿足我的要求；故之後在記憶的扉頁是一片空白。倒是那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的夜來雨，夾着凜冽入骨的寒風，雨聲簌簌，風濤呼呼，是鬼魅的哭泣聲？是寡婦的痴情淚？使你「夢又不成燈又燼」，離鄉背井的遊子，對着窗外「雨絲三千丈」怎不「思念似長」！

雨，如果落在家鄉，落在遼遠的童年，落在午夜，落在那迎着東北風的窗口的小房，房中酣夢的孩子，有時對夜來的風雨落臨沒那麼敏感，憫人的倒是那個壞了鐵扣的窗扉，窗扉就迎着風關開開，雨水和風吹打了進來，雖隔着一道牀帳，仍抵不住寒意。美夢也不想編織了。

時常到了這個時候，朦朧中，身子又覺得一陣子溫暖，也無冷風的侵襲，依稀還可聽到闔鎖窗門的聲音，聽到敵不過寒流，打了幾聲冷顫和噴嚏，聽熟了多年聲音，才知道起身的是母親。

爲了懼怕兒子受寒，親自送暖，巡察一回才放心睡她的覺。躺在牀上的我，冰冷的氣流雖已驅走，而我怎能再入眠呢？今在他鄉的雨夜，母親慈祥的愛，每每憶之，淚水不禁奪眶簌簌而下。

雨落在家鄉的夜裏，記憶中難于泯滅的：那幢上了年紀的屋子，屋頂的瓦片被歲月侵蝕得洞罅處處。那是暴風雨的晚上，嘩啦嘩啦的雨水就這樣的下着，水點就從洞口瀉下，須臾間整個屋子都淹滿了水，家人忙找來十來個大大小小的桶盛水。那回母親可就蹙眉了一整夜，担心雨水愈下愈大。慘澹的人家，到底「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滋味是嘗到了。那十來個水桶，水滴而激响「咚咚咚」的音韻蠻好聽的。當時無憂無掛的我，躺在牀上，側耳聆聽，大有「留得殘荷聽雨聲」的情趣呢！

摺紙船的玩意兒相信是每個孩童都好玩的。雨來時，水向下流的原因，平地上形成「河流」無數，孩童就將心愛的紙船放進行駛，三五成羣，看誰行的最快最遠，有的經不起風吹雨打半途「拋錨」，但沒有人知道紙船最終漂向何方？就若童稚的夢，一去不復返，何日何時能重溫，而雨，如果落在家鄉。

黃昏雨，詩情畫意，細雨霏霏，如情話綿綿，又如情竇初開的戀侶的矜持。滂沱大雨，如萬馬奔馳，又若仗義挺身的烈士的氣概。雨後更有一道七彩虹橋，是游龍的化身，是喜鵲的相會，在銀河搭起的橋！你要飛渡麼？在七夕，你是牛郎，去會織女，你是織女，牛郎痴痴等着你。

「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古人聽雨樂趣無窮。窗前雖無「山光接水光」的江水泱泱，林園的芭蕉樹，伸出巨掌，讓多情「詩人」化身的雨在葉上寫下情詩一首首，又吟哦了一遍遍，支頤窗前的你，凝神聆聽，也可和詩人詞家一樣體會到賞雨聽雨的心情。

雨收斂後的黃昏，鄉村的景色遠駕凌都市。不若都市單調乏味。經雨沐浴的鄉村景物，瑩晶無垢，青翠欲滴，你的心情也若澄清如洗。黃昏後的夜，雨的侵擾必不使它萬籟俱寂，雨蛙是最守時的歌手，你聽它舒展歌喉，蛙聲噪聒不休，誰是牠的知音人呢？而今，雨，如果落在家鄉，我也難聽到牠底歌唱。

是雨來的時候，訪過山嶺，奔向平原，去過城市，走到家鄉，落在膠林，我遂憶起在膠林奔走的哥姐們，雨隨時都可掠奪他們一天的辛勞。

夜深又沉。窗外細雨霏霏，是母親頻頻催我入眠？是一聲聲親切的叮嚀！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九日）

河畔低語

今夜，我又徘徊在巴生河畔。

坦白的說，我並不喜愛這一小河，終日流不盡污濁的河水，沿河兩岸見到的是雜草叢生，河面輝映的也只是那些看厭的高聳建築物的倒影，一切是那樣的單調，那樣死氣沉沉。雖然每日我都在身旁穿梭幾趟，但忙碌的生活使我無暇歇一歇腳，作片刻的瀏覽。

我想：河水或許還有許多我未發現的「含蓄美」，或許它流過之地，曾為兩岸帶來灌溉之利便，或許為平凡的小村添上「湖光水秀」之自然美，誰知道，它曾目睹一個一百五十人的小村變成今日燦爛如錦的大都會。

今夜，我非追究巴生河的「滄桑」而來，我亦非「樂水」的智者。徘徊在巴生河畔，為摘取一刻的謐靜，謐靜中有不可言喻的美。

此刻，我是走到一棵高約丈餘的相思樹下，就以草為席吧，一個夜晚，看水波逐流，聽水濤潺潺。因為是離道路有一段距離，或是夜晚的關係，周遭的喧嘩比較溫和些，偶爾傳來隱隱約約的聲浪，但也不打擾我尋思的閒情。

水流很緩慢，但我知道以往的日子，河水也有湍急的時刻，這會不會是小河也有歡暢和悲哀的時刻？歡樂時哼着輕快的歌兒，悲哀時奏着低沉的旋律。一如生命的迂迴曲折，這樣兒才會嘗到「人生」的真諦，若是平平淡淡過一生，活着又有何意義呢？我想。

今夜，我徘徊在巴生河畔，在小村的日子，不會想到會來到這兒，我會遭遇到生活的打擊，憧憬的愈多，落空的希望就愈多，如今我仍在徬徨的經緯度上摸索，我也不知在這小河畔徘徊多久，再一年，二年……。

倒影的霓虹燈，閃閃爍爍，似在揶揄我的落魄，霓虹燈的形式愈多，就代表這時代愈進步，時代的巨輪是不斷前進的，而我，我常覺得自己是和時代背道而馳的人。

周遭一切顯得極恬靜，偶爾迎來三兩對情侶。沁涼晚風陣陣吹拂，吹在我這異鄉人的衣襟，踏在這異鄉的河畔，望着激盪波光起伏的河面，在這深夜靜默的時刻，怎不勾起思緒萬千。

我原是喜愛寧靜的，這意境和我的性格恰到好處，讓我忘却一切周遭的景物，摒棄一切外來的聲浪，我儘可閉目冥思，想自己的幸與不幸，想自己的歡樂和悲哀，想自己的遭遇和落魄，想今夜浪跡在巴生河畔……。

離開了家，第一次見到巴生河的時候，內心充滿無限的快悅和激動，也給自己編織了許多對未來美麗的梦想，誰知這些美夢曾經不起殘酷現實的反擊，一個個被擊得支離破碎。於是，我開

始在巴生河畔蹣跚，我要對河水發洩心中的煩悶，傾訴化不開的抑鬱，在這夜闌人靜的時刻。誰不珍惜這短暫的良夜，過了黑夜，我又要接觸到詭媚阿諛，虛偽狡猾的顏臉，那些爲己利的承捧，及爲名利薰心的追逐者，這一切一切，文明都市的「產物」，都見怪不怪了。

有時我很孤獨，我想，只有河水才能了解我的感情，望見了它，彷彿已分担了我部份的痛苦，那滔滔水流，仿若是把我的哀傷帶到遙遠的一方！

今夜，我又徘徊在巴生河畔。

願明天，河畔不會留下我聲聲的嘆息！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燭光夜曲

小小的燭光，燃亮了斗室的一角，雖無燈火的明亮，但它的柔和及溫煦，却是電燈所沒有的；也因爲如此，在這深深的夜裏，我愛燃上一支燭，伴着它，凝視那起伏起伏，搖盪不定的火點，和裊裊上昇的煙靄，漸漸消失在朦朧中，你或許可以領略出多少的道理。更在這夜半時分，這謐靜意境的美，只有身歷其境才可言喻。

望一望伴侶，早都進入夢鄉，只剩下我一人孤守着燭光，咀嚼一夜的寂寞。有時我很欽佩他們這種「無憂無掛」的精神。收工夜歸後，就往夢鄉尋好夢去了，那管翌日是風是雨，都拋去九霄雲外。這也難怪，一天十多小時的工作，已把他們身體折磨得精疲力倦，早些兒休息，養精蓄銳，以便再應付次日繁重的工作。

而我，雖也一身的倦意，且睡神伺機侵襲我，但我不會輕易錯過一分一秒的時光。在深夜裏，萬籟俱寂中，正是冥思的最好時刻，這時刻你盡可隨心所欲的冥想，無人能干擾你。

不知什麼時候起，我就開始養成夜讀的習慣，只因自己讀的書少，不能再接受更高深的教育，只有在這夜闌人靜，伴着燭光，離開心愛的書本，以充實我，教導我。我就像一隻飢渴的馬，

在知識的草原上奔馳，草原上的一草一水，正是我充饑解渴的食料。

沒有了電流，也不能因此減低我夜讀的興趣，我相信，無論以後的環境再是如此的惡劣，也不會動搖我的信心，而更加強了我的意念。古云：「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立志時。」這二句話，我常以它來鼓勵自己。

過去的歲月，自己確曾走了一段崎嶇的路，童稚時，也會如今夜一樣，以燭光燃亮黑夜，挨過了一個又一個黑夜，只因繳不起那「高昂」的電燈費。而我心中常禱告，黑夜之後，會有一個燦爛的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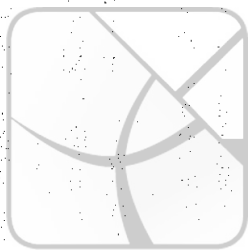
回想處，又覺得自己微不足道的遭遇算得什麼？黑夜來臨時，多少人因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多少人在白日還過着黑夜般的生活，今夜，我還能燭光下暢所欲言的工作，而他們又是如何呢？想到此，我又默然了。

小小的燭光，燃燒着自己，照亮了別人，帶給光和熱，可是自己的身軀愈來愈縮短了，一如人趕着的路愈來愈接近墳墓。想到蠟燭這種大無畏的精神，我更珍惜它了，在它仍然燃燒着未泯滅前。

「一個火花幻滅了，另一個火花又燃亮起來。」，記得一個詩人曾寫下這樣的詩句，蠟燭的生命，何嘗不是一個一個火花串成的，才可延續它的生命。人有時遇到微小的挫折，又算得甚麼

，不該頹廢喪志，一個希望幻滅了，重燃另一個希望！

望着那小小的燭光，已快燃盡了，我合上了書本，默默的等待燭光最後一刻與死神的掙扎，
那一刻的光和熱！



（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日）

青山綠水是我鄉

故鄉，我的母親！

儘管我是個天涯淪落人，儘管我的足跡踏遍祖國的每個角落，訪遍各地名山勝水，賞盡古蹟勝地，但無論我走到那裏，浪跡到那裏，我都不會忘記故鄉的青山綠水，故鄉芬芳的土地，故鄉的一草一木。

儘管我已走遍祖國大小城市鄉村，雖是旅途上的匆匆過客，也會在這兒那兒歇腳停留。儘管異鄉有更銷魂的良夜，異鄉有更忘返的留連地，異鄉有更濃厚的人情味，我也不會忘記故鄉恬靜清涼的村夜，童稚足跡踏遍的鄉土，還有鄉人熱稔慈祥的面孔！

我的家鄉就倚在一座寂寂無名的青山脚下，青山旁還圍繞一條不知名的小河，倚山依水，青綠之間，就是我的家鄉。

似是一對情侶，青山是個多情多夢的少男，綠水是個情竇初開的少女，終年絮絮不休的向青山低訴戀語，青山始終都默默領首。綠水圍繞青山，青山常伴綠水，堅貞的愛情永世不渝！

愛伴青山的沉默，愛聽流水的淙淙，山水之間，座落了一座小村，就是家鄉的所在！

這山不是一座高入雲霄的大山，它始終都寂寂無名，這水不是一條澎湃浩瀚的河水，渺小得人們至今還未爲它命個名，而故鄉名字也一樣不見經傳；但我，不因此嫌它荒涼原始，嫌它窮鄉僻壤，只因我從小就在她懷抱中成長，她養育了我長大，我和她一起煎熬了一個個苦難的日子，渡過了一個個坎坷的年代，我今遠離家鄉是爲三餐的溫飽，假如生活允許的話，我將永遠蟄居在家鄉，誰又願遠離她身旁？

故鄉，我的母親！

那一個兒子不愛自己的母親，不歌頌母親的偉大。

我要謳歌家鄉的錦綉山河，若我是歌手。我要爲家鄉寫下美麗的詩篇，若我是詩人。我要爲家鄉塗下更繽紛絢麗的色彩，若我是畫家。

你看，熱愛勞動的兒女每日揮汗在土地上，不懼日曬雨淋。耕耘的辛勞，豐收的喜悅，不是一首動人詩篇嗎？

還有鄉人的純樸溫綢，無膚色之分，和睦共處，齊把家園來創造，不是一個小說的題材嗎？你瞧，那個釣魚者靜悄悄在河畔垂釣，水面輝映藍藍的天，青青的山，綠綠的樹，還有垂釣守候的一線希望，這不是一幅畫嗎？

暮色中，那個負荷鋤頭自田中歸來的老農，走在黃昏染紅的小徑上，背景是朦朧的遠山，朦

隴的暮靄，你說，這不是畫家所欲捕捉的輪廓嗎？

是的，山明水秀的家鄉是一首畫中的詩，一幅詩中的畫。

我雖不是畫家，更不是詩人，但我知道，風光旖旎的家鄉，鍾靈秀氣的薰染，並不缺乏這些人材，假以時日，他（她）們會挺身而出，爲家鄉作更精彩的描繪。

每個早晨，我都愛腳躡家鄉的河畔，河岸的膠林，膠工正在割取膠汁，換取三餐的溫飽。河畔旁，不知何時來了幾個洗衣裳的小姑娘，她們就如其他家鄉的兒女一樣勤勞。

每個黃昏，我喜愛徘徊青山下，看牧羊的印度姑娘把羊羣趕到草原上，聽她們哼着優美的小調，那婉轉悅耳的印度山歌，往往把我引入夢幻的國度。

或者，我會爬上不高的青山，站在山頂上，俯瞰晚霞下可愛的家鄉，或那條在我童稚時代常與友伴嬉玩的小河。

黃昏的山，黃昏的水，黃昏的家鄉，更顯得格外美麗，在暮色氤氳的蒼茫中，有如一個童話中的世外桃源。

青山是個忠貞盡職的哨兵，終年不分晝夜守衛在家鄉的土地上，爲家鄉帶來平安幸福。

綠水更是生命的泉源，它爲鄉土的各民族帶來清澈的飲料，人們在它上游汲水炊飯，在它下游洗衣洗澡，給人們更多的方便和富庶。

青山綠水就是一個息息相關的生命，有山的地方，就有流水，而家鄉，就傍在青山綠水間。

我愛青山倔強的意志。

我愛綠水常春的生命。

我愛故鄉。故鄉，我的母親！

青山綠水是我鄉，未來的日子，我要爲故鄉寫下讚頌的歌章！

（一九七一年一月一日）

夜，明吉摩河畔的夜

走着，走着，我們四個人，四個年紀不相上下的年青人，手握着手，心向着心，一個夜晚，就陶醉在爽朗的言笑中。

那年的那夜，我們走在明吉摩河畔。

這一小河，對我有些陌生。等到見面了時候，又似乎沒有了陌生的感覺。

那夜之前，我和它還未晤過面；或許有晤過了，也不知它的芳名，誰又知「明吉摩河」就是這條河？

然而在於你們，成日望見那巍巍的南峇山，在異鄉「流浪」久了，對這小河，雖也不天天見面，至少，在腦海裏，河的印象，也會比我更親切吧！我想。

我們都來自同一故鄉小村，而你們旅居這K埠求學也有幾年了。我雖因事南下K埠數趟，但每回都來去匆匆，沒暇多做片刻的瀏覽，因此，對K埠沒留下甚麼鮮明的印象。

倒是那夜，當我們漫步明吉摩河畔的時候，却留給我一個難忘而又溫馨的回憶。

我並非嚮往K埠山城的旖旎景緻而來，也非爲欣賞明吉摩河的夜景，說穿了，我只是爲了本

身一件微不足道的芝麻小事。

時間是過了傍晚，黃昏將近黑夜要來臨的時刻。

找上了你們，你們臉上就堆滿了無比親切和歡愉的笑容。「他鄉遇故知」，此時彼此的心情

，還要以甚麼形容來形容呢！

反正晚餐後大家都空閒，而我要回家的夜班火車十時半才開行，因此有人建議到外邊逛逛。

於是，四顆心，當那盞盞路燈燃亮「豆沙路」的時候，也照亮了明古摩河的夜空。

路旁的燈柱，迎來的又送走了。

天上的星子，稀疏冷清，伴著個上弦月。

你我的步伐，你一步我一步，是離別幾個日子後的相會……

我們是走到那座橋頭了。

倚在橋欄上，河水川流不息，河面輝映著四張泛發青春燦爛的顏臉，忽隱忽現，一股水波襲

來，又化爲烏有了；我們日後可否迎接串串生活的波濤？想想。

安祥的夜色，襯配柔和的燈光，意境更富「羅曼蒂克」。除了蟲豸唧唧歌唱外，車聲喧囂也

很少，難怪黃昏後，卿卿我我的情侶，都不約而同的跑來這幽靜的「情人道」上。

我們四個男人，或許不宜來到這個地方，或許我們的高談闊論，會破壞這謐靜中的美。或許

我們會被人誤會「醉翁之意」。我們怎會理得那麼多，我們還是旁若無人，天南地北的無所不談……。

四人中，我是最早離開校門，最先踏入社會的一個，我真羨慕你們還留在學校內，接受深一層的文字。

那當兒，徬徨和憧憬，交織在我原已錯亂的心情。知己朋友見面，我都毫無保留的把本身的願望和夢想傾訴，你們的關心，我內心也會領會出來。

行行復行行。談求學，談謀事，從社會到人生。談同學的近況。那個小學同班的女孩就快結婚了，那個高二年級的就要出國了。（出國是多麼誘惑多新鮮多陌生的名詞呵！在我們來說。）還有那個常寫愛情詩的朋友，最近可是失戀了，詩也少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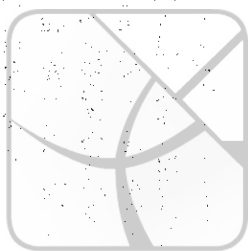
踏近社會不久，本身的涓滴所得所遇，或許是你們愿意聽的吧！我說到煩惱的事，你們陪我難過，我說到快樂的時候，你們似乎也共享到了。……

我們談得更投機了。

一個理想，就若河裏的岩石，要是經得起河浪的，浪波冲襲來的時候，它會不偏不倚？粉身碎骨？兀立不動？隨波逐流？現實的風暴，會使它個服麼？

你們呢？

那夜，明吉摩河的夜，我們走着。
終於，我們走完了一段路。



（一九七一年三月七日）

沙灘上

循着剛才來時留下的足印，我們猶如蓋章印把足印踏在足印上；所不同的是，剛才的足尖和現在的足尖方向正好相反，而且，我的足印是踏在你的足印上，你的足印踏在我的足印上。

走到了一棵枯樹幹旁，是走累了吧，還是見到了可以憩息的地方就懶惰走了。也好，坐下來，看浪花，聽濤聲，數海鷗。這大自然的景物是賞之不盡的——它的許多「美」還須待我們去發掘呢。

你是個在海邊長大的孩子，對海和一切在海周圍的東西當然比我這個山城的孩子熟悉得多了。而我相信我對海的思念和渴望見到的心情當會比你來得更殷切。正如你問我爲甚麼一見到海就有說不出的高興，而你却處之泰然呢？

海浪退了回去，又一陣奔上來。

沙灘上，躺着的兩行足印開始模糊了，就被沖來的沙掩平了。漸而就若沒有踐過似的。就若沒發生過甚麼事似的，沙灘依舊，一切依舊。

可是，這個地方或許一切都沒有改變，幾年前我們第一次相會於此，今天你仍可見到海上帆

影點點，鷗羣點點，有誰會去發覺帆舟上的人物蒼老了些或已是由他兒子來掌舵了呢。海鷗已不是當年的海鷗。當你見到那一陣陣不息的波浪，那陣陣被「後浪」推前的波浪。你會自然的想到「長江後浪推前浪」這句話來。想到人事滄桑，你又有何感觸？

「沉默時，我會想得很多很遠」。

第一次的見面，你告訴我，是沉默的時候。

現在，是沉默的時候，你還想得很多很遠麼？我却憶起了這句話。
海風大而涼，吹得你的長髮飛揚，而我的心，早隨風飄蕩。

「還要去拾貝壳麼（口旁）？」你問。

「不要了。」我說。

其實，並非我不喜歡去拾貝壳；只是，我怕見到足印被海水沖襲而失去踪跡的那一幕時，心裏有一陣子的難過。

我們並肩坐在大樹幹上，海上幾個外籍的青年正興高采烈的在嬉水，在遠一點的地方，也有幾個青年在游泳，這個世界，彷彿都是屬於年青人的。

而我和你在一起時，就如沐浴春風裏，感覺是年青多了。

今天我們走在沙灘上，是幾年分別後的第一次聚者。閒中的幾年時間，圍繞着我們的事物和

影響所及的，都可以改變我們成另一個人，另一個你，另一個我。

當你滔滔不絕的述說幾年來的歷程，以及你今日的「成就」時，除了慶幸之餘，我不知該說些甚麼。

我汗顏，當你問及多年來的生活時，我只能以變手伸出作一個無奈之狀，接下去的只是空白。這個不說也罷。

「生存是一件痛苦的事！」我想告訴你，只是沒說出口。我知道說出來也是無濟於事，反而促成場面更尷尬。

久別重逢該是痛快的时候，而不該提起傷感的事。

我只有把帶來的一本詩集翻翻，希望能使凝固的空氣舒暢，和轉轉一些話題，至少能滲進一些「詩的語言」。

「還寫詩麼（口旁）？」你問。

「少寫了。寫的是不成詩的詩。」

一陣海風吹來，很巧合的，吹開了書的某頁，兩行的字句吸引了我，我不由自主的唸了出來

「我們像海鷗與波濤似的：認識了，走近了。海鷗飛去，波濤滾滾地流開，我們也分別了。」

你把頭探過來，很驚異的。

「你把我們比喻成海鷗和波濤，是嗎？」

「是泰戈爾寫的。」

我帶着微笑說，我後悔噤了出來。

「我們是海鷗與海鷗，是波濤和波濤，不是海鷗和波濤。」不知是那來的勇氣，我說時，手中抓起一塊石，丟去海面，綻出一個燦爛的浪花。

你笑，我也笑了，笑得很勉強。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廿二日）

高原上的霧

霧，昇起於何時？我不知，也無一定欲知道的必要，也沒人會告訴我。在高原。

我知道，我們來到高原的時候，霧已瀰漫了這座山崗。

「好濃的霧。」那時，你說。霧濃郁！可是，你不會發覺，更濃的是深藏在我眼際中的愁霧。

愁霧開始深鎖我眼瞳還是當我們看到天那一方的霧的時候。

我們來到高原，來到多霧的高原。來到你我迷失霧中又走到霧的天地。霧聚，人亦聚。霧散的時候，你我隨霧而散，各奔回來自處。霧又飄向何方？霧來自何處？

或許這是得自第六感？相聚和分離，或許在於你不覺得甚麼。抑或你已習慣了別離。

每個別離都始於相聚，每個相聚何嘗又不是始於分離。世間的事物，輪輪迴迴，彷彿是冥冥中註定了。我們又何嘗沒有相聚的日子，來日方長，或許有朝一日，還能見到這些濃霧呢！在高原。

我的眼瞳還會深鎖着愁霧？

依稀記得有一團霧靄竟飄到我們面前，依稀記得你會伸手去捕捉的情景；結果，你捕捉到一個空，倒笑飽了身旁觀看的友人。

我想：假如你能捕捉到那團霧，你也能捕捉到時間的「的的答答」，你也能使將近的事物停留下來，你就能以你的兩隻手，來抵擋分離我們二人的無形巨牆。

可是，一切終歸虛有，我們畢竟是不能久留的，眼前的霧又不是如此的離離合合！

把我們喻成霧，你是萬萬個不同意的吧！「人生如朝霧」，你不想這一生就如此虛渡；正如我不想因此如霧一般一晃就消逝了吧！

！
高原上的霧，最引起我莫大的興趣，遠眺峯上有峯，山上有山，在高原，原來霧上還有霧呢

近的山巒，有的霧躲在半山，有的躺峯頂，有的倚山脚。遠的，視覺難辨那是雲那是霧了。登上高原，相信多數遊客錯過了觀賞霧的機會。凜冽的天氣自不在話下，吹來的風給予「冷」的感覺；可是，霧這視覺的享受，却不是肉體給予「提醒」的。

錯過的人那會是我！那時以前，我們是愛看霧的孩子，我們的眼睛常陪霧在芭蕉葉上假寐，在椰樹幹串花圈。長大後，你眼睛有沒有找上霧我不清楚。我離開蕉風椰雨的家園第一次和久遠的霧見面，還是那一天，高原上的霧！

想起來是件傷心的事呵！我周圍的伙伴多是不重於「感情」的人，要不然我告訴他們我的故事後，他們必陪我把整個夜晚傷透，爲我的眼睛過意不去。

離開家園才知道鄉居生活的可愛，那些離別很久了，霧更是久之又久了。

所以，久別重逢，和霧，和你；你和霧，你和我，是否也一樣格外親切呢？

假如這一刻恆久不逝，假如東方的旭日遲遲不昇，假如霧永不散，假如我們在高原上，立在晨風中……

可是，我似乎看到我們揮手的那一刻，我的眼際仍是愁霧深鎖，重重。霧散的時刻，我們是兩顆背着不同軌道的行星，遠了。……

（一九七二年一月八日）

第一輯：船



「啊！旅人，奔馳以外，來去之間，
年、月、日、匆匆而逝，在明日未
到來之前，誰能把昨日留下？」

摘自「來去之間」
誰能把昨日留下？」

晨訪傍黛谷

傍黛谷，(Pantai Valley) 這一個多詩意的名字，我開始認識它時，是我離開校門不久。當時，拋下了書本，爲了充實本身的學識，我就和報紙結了不解緣。從報章上的報導，多少詩人墨客對傍黛谷的讚詠；因此，我就漸漸認識它了。當時，並不奢望將來能成爲谷中的兒女，（其實，這已是不可能了。）但却蘊藏着一個小小的希望，希冀有一天，能去親沾傍黛谷的芳澤。

來到都門工作不久，一日突接到你的來信，信中誦悉你已考進了師範學院，將於日內來隆。做爲你弟弟的我，當時，內心是多麼高興和激動呵！你多年編織的夢想終於實現了，而我也有機會探訪傍黛谷中的一草一木。

你生活在傍黛谷已有一段時日，緊張忙碌的都市生活，使我無暇去探訪你。在一個晴朗的周日清晨，我起得很早，趕上了朝陽，四野霧靄籠罩的迷濛灰暗，我來到了詩情畫意的小谷——傍黛谷。

向詢問處探問一下，知道你還留在宿舍，直上三樓，剛巧出來開門的竟是你。打量一下房中的設備，二張床二個盥洗室，設備實在齊全，而且環境幽美，偌大的房間，二

人同居一室實有餘裕；住的方面，不但給我心裡一個安慰，而且也使百餘哩外的父母放心不少。

寒喧過後，我信步走到窗前，居高臨下，遠處青山綿延迤邐，白雲悠悠，近處幾家屋宇，紅的瓦，在綠的草坪中，若以「萬綠叢中一點紅」，來形容它，一點兒也不錯。

書桌上排列着幾本課本及書籍，其中一本是你母校的畢業紀念刊，對這，我的腦海也滾翻着令我難以泯滅的你的畢業感言：——

「……我常覺得，我是命運的「寵兒」。

從小就生活在一個惡劣的環境，會幾何時，險被無情的現實給拖離了學校。但，命運經常替我扭轉局勢，命運愈逼我，我愈覺得我是個自私的人；爲了我，有人日以繼夜，含辛茹苦，爲了我，有人犧牲他們求學的權利，我豈能無動於衷？命運「安排」我如此，我唯有默默承受。」

……

榮兄，誰教我們生活在如此惡劣的環境，從小我們就吃慣了苦，受够了人家的蔑視……

在你未投入傍黛谷的懷抱之前，歷經幾個風浪，栽了幾個筋斗，你也未曾夢想會來到這裡。但，今日的成績，不是你平時辛勤耕耘的成果麼？

沒相見時渴望能相見，見面時又不知從何說起，千言萬語，也不是短暫的晤首能談完的。我知道你的心也很錯亂，就讓我們默默的心，彼此體會落寞的心情，來表達難以啓口的言語。

本想多逗留一個時辰，你的同學找你上球場打球，我就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了傍黛谷。歸途中，我的思潮起伏，朦朧中，我看到你走進了球場，是的，你身子一向羸弱，應該多運動一下。

今年，你已不再生活在傍黛谷了，因已遷到蕉賴，那兒，我還未到過，希望有空也去跑跑一下。

二年，一個不長不短的時間，在傍黛谷，在蕉賴；希望抹去昔日的抑鬱和哀傷，忘却內心的痛苦，把一切悲哀化為力量，懷着滿腔的希望，勇敢的接受每一個考驗每一個挑戰，相信最後的勝利該屬於你！

一九七〇年十月

寄自深山之外

——代柔柔寫的

走回那條回去宿舍的小路，路旁那些裹帶不知名的花草正在紛吐幽香，較高的林木枝極間也抽出幾枝新綠。

甚麼時候春天已經走近了？

冬天的老人已去了很遠麼？

——柔柔，你能留住秋天麼？

——你能阻止冬天的降臨麼？

雅波，憶起你寫給我的寄簡時，我正在這迢迢萬里外的異國守着窗外開始落葉的樹林，有時我會痴望着那些被風抖落的樹葉飄蕩得如無主游魂而出神，生平第一次嘗到四季氣候不同的變化，一切都是那麼新鮮和驚奇！

蟄居深山裏的你，可沒有我的眼福了。

我不會忘記在深山，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那夜我們一起數橋上的鐵環，你數的是單數，我

數的是變數。那日黃昏變變踐踏黃花鋪滿的小路……還有走在微茫的山徑，輕雨飄着……

昨日風中，我又走去不遠的林園，春的林園，萬木迎綠，遊人如鯽，出變入對，使我又惦念起你，懷念起深山，會幾何時，我們消磨了林中的幾個黃昏？

寄給你的楓葉，秋天來的時候，是否也一樣染了紅？

你的思念，不會因歲月的遞嬗而變遷吧！

我相信你不會的，不然你不會給我那樣多的關懷，那樣多的鼓舞！

到了冬天，雪花紛飛了，天氣變得很冷很冷，而你的信箋又來了。在凜冽的夜裏，我展讀了一遍又一遍，你的字句很有詩韻，一字一句暖透我的心房，使我忘却了窗外雪花還飄呢！

翌日，我覆了一封長信給你，還告訴你許多你愛聽的雪花故事。

雅波，我想寄上一朵雪花給你，好給你在遙遠的南國也分享到冬天的情趣，可是，原諒我，雪花一到手，又溶解了。

深山林中，現在該是鮮花怒放了！

我們常常並肩坐在山溪旁的岩石上，談理想，談人生，談哲理，那年幼稚的我，就在你口中學到一大把學問，充實了不少自己；而你老是望着溪水不息的生命，對未來充滿着一串串憧憬。

結果——

你昔日的同窗，一個個出國唸書去了。

後來的後來，我也駕那片「雲」走了。

而你，今日，還留在深山——爲我寫下一個個寄簡。

不止是我愛讀你的寄簡，就是同房的丫小姐，也是你的讀者之一。

記得有一夜，她會這樣問我：

「妳很像雅波的柔柔，妳是柔柔麼？」

我被她這唐突的一問，目瞪着不知如何開口，只淡然的一笑：

「像麼？我像柔柔麼？」

雅波，你竟能以一枝禿筆，把我的一舉一動寫得那麼相似，我想此無他，你是最瞭解我的，除了我母親之外。

是的，人與人是需要瞭解的，才能促進彼此的感情。

我們相處的日子不長，而你對我認識了很多很多。

今夜，我在異國，心在深山，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朦朧中，又唸出你的詩：

「雲影茫茫 任你

流走一世紀又一世紀

疲憊於妳眼眸中

我要索回

那年在高原上

那一句話

暮色湧起

今夕已冷

握妳的一剎那

卽永恆」……

今夕已冷呵已冷，雅波，甚麼時候，那一剎那，再卽永恆呢？

一九七一年二月廿七日

盡在不言中

換上一卷錄音帶，整個斗室就古典起來。我的眼瞇，可看到一個精神奕奕的老者，在彈着他的古箏。箏音如珠，我在繚繞的流韻中努力的把自己想起。

窗外，細雨落着。

雨該有太多的感觸，不然就不會掛起長長的細絲。我後悔不會抽煙，不然這時刻就抽它幾口，看我吐的煙濃還是雨的細絲長。

窗外灑落細雨，室內飄着音樂雨，那我的記憶該容易把你帶進雨中，你我一起走進細雨中。那容易的憶起小城，校園內的那棵黃花樹。我比你早些時日向它揮別，三年後，你也把驪歌高唱，但卻沒料到，再二年後的一個秋天，在太平洋號的巨輪上，你遠渡了幾個海洋，然後于櫻花樹下，憶起校園內的相思花開。

花開花落，周而復始。我們的日子，湮遠了。今夜，雨聲裏，還隔一層紗，回憶處，雨點沖不淡記憶，仍歷歷可窺，情景恍如昨日。

「果真在六年前，那可就熱鬧多了。你也不會夜夜陪伴寂寞孤獨。我麼？這三年的沉悶生活

遠較以前咱們老同學在一起的樂趣差多了。……」離家不久，你的第一封信箋使我在落寞的心湖激起萬千個感慨的漣漪，漣漪沖激，沖激不息，沖激至今夜！

畢業。做事，升大學。都遠離了！走的走，誰和我促膝到天明？赤道以外，東西兩大半球，都有同你我看過那一棵黃花樹的同學。這一走，在東半球，你是走得最遠的；國內，我是走得最北的一個。

東京、神戶、奈良、富士山、金閣……，你的足跡最廣，你的理想也似滄濶天空！

離家百餘哩，我也走得很遠。三年前，我告訴你，我一無所成，兩袖清風。今夜，在白紙上，我不想再寫下什麼快樂與不快樂，我不想向一個身距萬哩外的你訴苦。除了增加你的嘆息（或者會有）外，那是無濟于事的。我要告訴你：我還緬懷那一段相聚的日子，你給我的信箋，我會在那兒找到我們深夜劃破長空的聲音。……

「……總之，你我別後各有所遇，我們所經歷的是客觀條件的必然反映，我們學到的則是現實環境的認識，前者是先天的，可不自厭，以後的，可瞧我們的了。咱們的客觀條件雖有所差別，可是在面對現實上的態度還是一致的，我們不是正在實習着『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麼？我們會珍惜它的。……」

那是你出國前的最後一次相見，我南下，找到了你，還有L，還有溫暖的風也來送別。你走

後，第一陣迎接你的可不是和風了，而是你未親接觸的寒流呢！

果然，不止是你，我的眼腫也可看到寒流吹襲，看到你的手在書扉上彈開一團雪，看到你和雪人比高，看到你在雪花紛飛中努力的想起校園內的相思花開！

有誰再去黃花樹下走一趟呢？你我對它都陌生了吧！

曾經有一個時期，W頻頻給我寫信，所以三月裏黃花的芬芳我仍可嗅到。今天，他走了——我一直的等待，等待他再去黃花樹下一趟。

我是那樣的痴情，正如我亦在等待你的信箋；一年多了，只收到一張賀年片。還是那些難嚥的文字使你消化不下。

翻開剪報，一首詩是當時你離別前夕寫下贈與的，我原以為你必在覆信中，給我熱烈的掌聲和很多很多的感激，却出乎意料外，你只寫下這短短的一行：

——盡在不言中。

這五個字，却給我回味復回味，感慚又感慚；正如你說：「咱們這一次的會面，雖時隔三年了，可幸沒陌生的感覺。你給我的印象，不在乎體形變了，膚色變了，而是你的沉默。這幾年來咱們少見面，但本著自身的感受，亦可理解你近年來的心境。而這也止于心靈上的，不便明言，因此大家默然默然的。」

鴻信，我等待着，等待一個信。
難道要我，以彼此默默的心，「盡在不言中」麼？



又是細雨

雨就是如此的跟着我走了。我們擁有的日子，正是小城的雨季，重返都門，碰到的還是熟悉的雨；就是你我分手的那一夜，從錢行的餐館一直落到離別的车站，不想竟一夜的跟我走進天亮的都門。

窗外，細細的雨絲細細的雨聲，也好，選擇一個落雨的晚上給你寫寫，本來，細雨霏霏，已很詩意了，這一回，是比「詩意」更「詩意」了吧！

總該不會忘記那個露天的茶座吧！我常嚷着要尋找一個較「詩意」的座位，如此我們可以聊上一個夜晚，呵，在他人眼中，或許你我是幾年的老友吧！但別忘了，我們的認識，只是短短的四、五個月，一百多個日子。這些日子以來，也許是你那「談得來」加上我的「朋友愈多愈好」的性格，我們竟一見如故，就如此成了好朋友。我說是好朋友，你該會同意吧！是不？

說來還是跟雨有緣，已記不清有幾回了，我們被困在外面回不了「家」。看到雨，異鄉的雨，就想到最好還是有一杯在手，我跟你如是說了。和你在一起，你我可以把涼涼的夜燃燒起來，還有就是幾串熱烘烘的「沙爹」，酒逢知己千杯少，若你我醉了，醉在異鄉的雨夜裏。後來你果

真不知從那兒弄來了一枝酒，小城雨季的雨聲還在洒落，你我的「酒話」，更多了。

有一陣細雨，洒在我夜夜走過而不知名的河岸上，飛花輕似夢，我們走到河岸，帶一身的濕漉回到你的房間，躺在軟棉棉的床上，我真有些兒「家」的感覺，幾年在外不會舒服的如此躺一躺，真羨慕你在「住」方面高了我一等。那夜我並沒失眠，我在不同的環境中已習慣了相同的「心理感受」。

我們的相處，是一篇散文，一篇不長不短的散文；你我的認識，又是那麼的偶然，我南下，你北上，幾乎同一日落腳在小城的同一街道上，從陌生到認識，從認識到了解，我們各自成爲彼此的唯一摯友，在小城的日子。

當我還未南下的時候，我唯恐「當我的足音敲响在異鄉的夜晚的長街，兩腳若無主的孤魂的浮盪的無奈步伐只能踢蹴滿街的孤獨與落寞，我會快樂起來麼？」其實，我的願忌當碰見你的時候，一切都是多餘的了。我們在小城的街道走了又走，彷彿有永遠談不完的話題。在露天茶座，巴利馬南，乒乓桌上，或是邊抽着邊打咳嗽吐唾液的香烟，或是回到你的「院長室」翻看「社員」的來信，或到印務館去設計自己的「名片」，或該又是學人斟酒吟詩的時候——今夜又是細雨！邂逅在雨季裏，分手在細雨中，見時容易，別時亦然，柔柔的雨絲，很早就守候在車站。等至夜深又沉，你我分手的時候到了，小站又細雨，離愁別緒，倍添一份神傷！

揮別了你，却揮走不了纏綿綿綿的雨絲，及與你付出同等量的友情。在小城的日子，我沒留下及得到什麼，我們的友情，願你我都珍惜着。

我走後，想你該「寂寞」多了，我們仍未飲完的那枝酒，還是否一樣保存呢？此刻，你我應該守一個不眠的夜，續一個未完的話題，續一個未完的話題，聽聽，輕柔而有音韻的，窗外，今夜又是細雨！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六日

祝福人語

一日那夜從二百哩外的都門趕至居鑾赴你的婚宴，不是一件偶然的事。火車七時五十分走出都門的車站時，我就容易的憶起一年前在昔加末火車站與你分手的一刻，我點滴的祝福也從那個時候串起。

同行的還有廷礎和林君，廷礎是你多年的同窗，又是「結義金蘭」，這一杯喜酒自然是喝定了。林君臨行前才決定動身，許是來自烏鴉港想要瞻仰蝙蝠域的豐采。我嘛，呵呵，說是「老朋友」未免會「倚老賣老」之嫌，半年的相處是短日子，友情却超越時間而進展，且是一朵開得很燦爛的花朵。就是這一絲連繫你我的友情，使我在乘四百哩疲憊的路程中，沒有一句怨言，而能及時趕赴你的婚宴。

奔向黎明的夜車，對我是很熟悉的了。幾番南下北上，情緒各異，今夜擁有的又是另一種心情：明日我要向遠方的摯友獻上我的祝福。我知道你會領取這一份祝福，你會了解我今夜的心情——我們曾聚在一起訴說彼此的幸與不幸。而當那一天我遠走的時候，我們已毋須以言語來細訴內心世界的語言了。

接獲你的喜訊雖是預料中事，事實上，遠在還是在露天咖啡座啜飲夜色的日子裏，已料到你是最早的飲喜酒的一位。還記得否？你我和升彰三人曾經這樣打賭：三人中誰最先結婚的必須再請客一次，大家就如此一言爲定了。果然，你交到了位「院長夫人」，而我和升彰還是王老五一個，你欠下的這一餐，何時補請呢？但願不再是一招待不週吧！

那些漚遠的日子，是教人緬懷的，該會憶起「又是細雨」的日子，能交上你是我的一種幸福。還有升彰，我們時常嚷着笑着的小伙子，儘管大家都是「異鄉人」，相聚夜晚，却没有「異鄉夜」的感覺。走進你工作的印務館，你總是問道何時要印結婚請柬啦、可以特別折扣啦，我說還是你自己先印吧？我將爲你特別設一張別出心裁的怎樣？裏頭有一張三吋見方的結婚倩影。後來的今天，你是第一個印請柬的人，設計者却不是我，這不是件憾事，分手後還能喝到你一杯「招待不週」的喜酒，我已滿足，且能再與升彰聚首，再一次重敘昔加末河邊那間小屋的夜話。河水悠悠，青山不老，何日重返那間小屋呢？那時，你會陪「院長夫人」一道去麼？

走進會堂，有悅耳的樂曲奏起，那是你們一個新生活開始的樂章，一如跳躍的音符，充滿着生機和朝氣，待人散曲終，願你生命的樂曲永無休止，願你生活得更美好，更再一次寄上我的祝福無限。

一九七四年三月廿六日

哀喚一聲聲

——焚給父親

焚燃了二枝香，再在你的靈位前叩拜；真的，我不敢相信你就是如此忍心拋棄我們而去。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是我廿二年來最悲痛最令我難以忘懷的一天，你是如此容易的結束了一生，冥冥中又是如此巧合，生命亦是如此的微妙。兩個月前，我從你留下的字條中得悉外祖父的噩訊，料想不到兩個月後的同一日，你亦步上外祖父的路。外祖父的喪事，全是你一手料理，而你知否誰來爲你治喪，當你就是如此遠去的時候。

凝望着燃燒的白燭，恍如你的生命在燃燒，有一絲火花，迸射入我的胸口，痛不欲生的胸口。孃孃輕煙，一如你生命的飄忽；真的，我還是在懷疑今天我叩拜的就是我底敬愛的父親！

死亡就是生存無可選擇的選擇。幾十英里的奔波，幾顆焦急恐懼心的期待和祝福，怎知一朝躺在手術台上，醫生的解剖刀下，就無可選擇決定了你的路向。

你有生之日，做兒子的不能使你快樂的過日子；雖然是休養享福的年紀，你仍是終日勞勞碌碌，看你半生的奔波辛勞，病魔的折磨，回家時午夜哀痛的呻吟，不忍想起你在異鄉的夜晚沒人

伺候的夜晚煎熬着天遲遲不亮的夜晚，更如何使我忘却你臨終前與死神掙扎的一刻的痛苦。父親，你走去就是如此容易如此匆匆如此急不及待留下片言隻語留下你的兒女仍需你的指引你偉大的愛呵！

「子欲養而親不在」，生命的無奈和茫然，抑是造化弄人？還是短短三個多月前的日子，我的南下，令我感到興奮的是，我們父子倆竟會聚在一小坡上，原是一年只能見一、二次面的，以後的日子可以天天見面了。對於一個久病的父親而言，也該在你身旁給予起碼的照顧，我想。豈知，人算不如天算，你的頑疾突告惡化，等到我把你載到家門時，母親還以為我是回家渡中秋佳節，高興的不得了，而我也似有預感，久久不能說出一句話來……。

那是一個沒有月亮的中秋夜，我心中的感覺。有誰會去惦記那夜是甚麼夜呢？後來我才憶起今年還不曾嚐過月餅，我想你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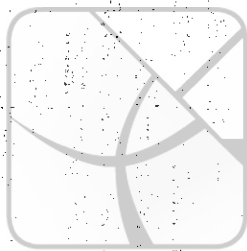
其實，若沒有記錯的話，不會嚐到月餅已有多年了；人一旦把他的身體拉長時，也似乎註定把家的距離拉得更遠，活在現代而言。想到離家在外多年，踏進社會開始立足的時候，想到可以從你肩上卸下一份重擔的時候，想到你該留在家裏共叙天倫之樂的時候，而今你却走得那麼遙遠，遙遠得不可及，父親，何時何日才能報得你那深深的愛呢？

你已走去另一個國度，酒脫的走去，一如你高尚的人格，你赤裸裸的來到這個世界，去時亦

然，或者，一枚短笛，幾本古書，已令我感到滿足了吧！

一抔黃土，就是你永遠的歸宿，你我從此陰陽兩隔，父親，我再也見不到你慈祥的臉孔了，讓我痛哭一聲：父親！

安息吧！我敬愛的父親。



一九七三年三月六日

下午一點

悼外祖父

十四號那天接到父親留下的字條，知道你已走在另一條路上，你走完了這一生的路，走到了終站，也走到另一個起點，伸展到另一個世界去。

剛吃過午餐不久，半小時以前，我正從當日報章中讀到一篇一個九十四歲老翁的長壽秘訣及養生之道，且會低迴沉思，想想要活著近一個世紀的，世上又有幾許，尤其他所說的長壽原因之一：「事無大小處之泰然」，更使我咀嚼再三；豈知我文章還未看完，你的耗訊就到了，字條上父親告訴我你已於早上八時離開這個世界，當時，我是不能「事無大小處之泰然」了。雖然我盡力抑制激動的情緒，我的眼睛却已開始模糊起來……

要走就是如此的無可避免，消息並非來得太突然，雖是老邁的年紀，你的身體一向是你的子孫們可以放下心的。可是，一場大病就使你這樣一去不回了。

等到我稍為平靜後，感覺到你是離我何等的遙遠，何等的不可及，我企圖伸出一隻手把你的

手緊握，但我觸摸到的却是虛無，耳畔同時聽到一聲聲哀怨的號哭，聲音逐漸的泛濫，流入我的眼眶，眼睛再度模糊了。

從吉隆坡回到柔佛，還是不久以前的事，就聽到病魔開始折磨你，你的身體已引起家中大小的關心；當時，我與你的距離由一百餘英里縮短到五十英里。但剛安頓行李，又要爲生活而奔走，不能抽空去探候你，沒想到今日就成永訣，想到這裏，不禁哀嘆你是去得快了一些。

你確是去得快了一些，如你往後走回幾步，走回到去年的秋天，那一次見面，也是你我最後一次的見面，你仍精神奕奕，談笑風生，在你外孫子的結婚典禮上，還和一羣青年敬酒暢飲呢！

廿日的下午，一點。

下午一點，你結束了這一生的路程。

柩車徐徐的走着，走向另一個極樂世界。我懷疑此刻你仍活着，活在我們後輩的心上。棺車上躺着的不是你，送殯的親友不是來爲你送行的，但是，一切都不容否認了。哀怨的曲子，陰沉的天，使我的心比我的脚步更爲沉重。

想到你我一年難得見一次面，長大後，我和家的距離又拉遠了，也把你拉得更遠，雖然說你

到你女兒家是常有的事。

時間把我對你的音容沖淡的時候，這一刻鐘使我永難忘懷，更令我悲傷不已——廿日下午一點——這是我廿二年來第一次失去親愛的人！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七日



記廿四

——並致若非

午夜十二點，揮走了廿三歲；沒有斟酒和剝花生，沒有「Happy Birth Day」的生日歌聲，沒有吉他（思采的生日還有凌高不純熟的吉打），廿四歲，悄悄降臨我身上。

花城古城蝙蝠城，峇都新山昔加末，生日前夕，六日的奔走和足跡，本來每年的每個日子中我都牢牢惦記自己的生日，但昨日抵都門時竟忘了今日自己的生日已來臨。若不是看到你寄來的一封信箋及一張「不是遲到」的生日賀卡，我可錯過了今年這個日子。我想。

第一次有人寄生日卡給我，我該如何感激你呢？今日它成爲唯一到訪的「客人」，陪我再見廿三，迎接廿四。沒有洋燭，你繪的洋燭可映紅這生日夜，照亮我廿四歲以後的道路；沒有蛋糕，你繪的蛋糕使我「咀嚼」了整個夜晚，以及以後接踵而來的數個夜晚。

生日，我會珍惜自己的生日，但並不喜愛排場。生日是屬於個人的，雖然它可把歡樂帶給人家，他人也把歡樂帶給你。我愛在這一日來臨時，在深沉的夜裏，一如今夜的靜謐，讓回憶走回一年前的起點，去數數走過的道路留下的一個個足印，以及日子疊着日子間的快樂與不快樂。

走逝的廿三，是廿三串鮮明的記憶，是成長中情緒的記錄。我的過去是痛苦多於快樂，你是知道的。而我也不是個慾望很強的人，只求足而常樂了。曾參加朋友生日的慶祝會，自己却不曾有過一次的慶祝，總是無此情緒。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我的生日是在極平凡中渡過，我可以躺在斗室裏「我手寫我心」，翻開心愛的書本，與書作者和主角走進另一種意境，也是另一種意義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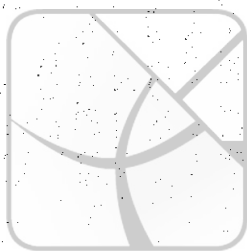
今夜，屬於自己的一夜，書本依然，稿紙依然，只是書桌上多了你一封十四張 20X20=400 的長箋及一張祝福卡。就如此組成了我的生日「派對」。寫長信我都「習慣」了，恭賀我「生日快樂」却語重心長，而你偏又恐它會成了「遲到的祝福」，這使我感激萬分外還有一絲兒歉意呢！

精緻的生日卡，你會告訴我你喜歡「塗幾筆」已是很久前的事了，果然，畫得不錯，洋燭和蛋糕，隱約有一絲絲的光輝，倍添一份情趣！

揮走了我的廿三，也同時憶起你的生日也快來臨了。多巧，你我的生日都落在同一月份上。去年知道你生日是何日時你的生日已過了。而你自己憶起時已是元宵。「本想煮粒紅雞蛋自己吃也不能了，只好待明年的生日重臨。」再多幾天，你擬如何渡過你的生日呢？

也同寄張生日卡，除了寫幾行祝福語外，不想學你「塗幾筆」，保留給你塗上去，因為這一

日是你自己擁有的，你要塗上繽紛的色彩，你自己喜愛的色彩。
你說是嗎？



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

來去之間，誰能把昨日留下

——致艾斯

B·P· 夜晚，我踐着上月前月一樣熟稔的腳步奔馳而來，手中握着從凝秀處拿來的地址，你以一聲驚訝來迎接我的到訪。請恕我這一身沾滿塵埃的不速旅客，不知引來了多少不便和驅散了在客廳作客的「靈感」？（見你時你正在寫作）

這兩年多以來，常拜讀到你的大作，對你對寫作有增無減的熱忱欽佩萬分之外，我汗顏，交出的是一張白卷，這些年來，許多認識的文友朋友碰面時總是問道：爲什麼不寫了？

爲什麼不寫了？在這段我自己視爲是「過渡時期」的日子里，雖少動筆，但閱讀的可不少，常拿別人的好文章好文句慢慢咀嚼，以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那夜，我曾答應過我會繼續寫下去的。我非常感激朋友們的關心。以前，我寫得很濫，在這段摸索的道路上，談不上有水準之作，這以後，我會珍惜自己的文墨，在這廣袤的文學領域里，「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們初見面，話題可不少，圍繞在寫作、副刊雜誌、文友——認識與不認識的。

那夜，你說沒看過海涼的「忘海的日子」，雖巧我有把它帶出遊埠，却忘了帶來給你，你喟

嘆在本地難購買到本地出版的文藝書，這是一個事實，這個「重大」的問題該交給誰去處理呢？出版商？寫作人？書攤老板？……

我說這個社會也要負一份責任，而又是甚麼造成社會如此的呢？

譬如，你說：B·P·以前不是這樣的。以前看你的一篇文章也是這樣說過。是科學的進步，物質的文明，生活水準的提高？現在的人稱這兒是「小巴黎」，這個「雅號」不知有多少B·P·人不能接受下來？

所以，有人夜宿B·P·時的「節目」是多姿多采，而我，却在嘆無所去處時，爲甚麼不早認識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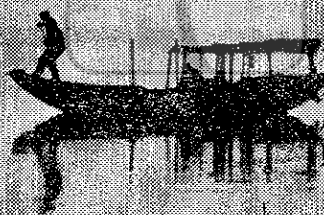
我們若不上夜總會，不上理髮廳，別人必以奇異的眼光掃你一眼，在B·P·。

我似乎是選錯了時間找你，亦斯的離去至今還使你哀慟不已。但原諒我對時間沒有「選擇」的餘地——今日在B·P·，明日呢？明日可能在J·B·。就以我的朋友而言，今早還講好要一起在B·P·過夜。但他却先去了J·B·。幹我們這行的白天東奔西走，剩下的時間只有晚上的了，而晚上剩下的又有幾許呢？

啊！旅人，奔馳以外，來去之間，年、月、日，匆匆而逝，在明日未到來之前，誰能把昨日留下？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三日

第三輯：奔



「……奔馳了幾個年頭，你也看過了
『江湖』恩怨，自己也學會了如何
圓滑去應付一些不圓滑的人事。但
慶幸的是你自己還保持着自尊，人
格和原則。……」

摘自「奔馳以外」

海和告別

走在月光柔和的沙灘上，說起來還是第一次呢！但同你們一道來，很是不幸，會不會是最後一次呢？

我可以說很熟悉這裏的濤聲、潮水和浪花的，雖然這沙灘上我只檢過一次的貝壳，和淋浴過一個早晨的海風，但在我心的扉頁裏，已清楚的記下每一陣的潮起潮落，和每個旅人走過留下的足印。

那是第一次來時的情景，我仍可告訴你當日的海風暖不暖。我是難以忘懷的，因為那些日子是我們以笑語和歌聲串成的。

自從那一次回來以後，使我更加深了對海的眷戀。等到再次來訪這海灘時，那是一個美好的意境——一個和諧的夜晚，一片銀白色月光清照的沙灘，一切都是那樣的安祥——我們是那樣的安祥。

這似夢似幻的意境裏，我們沉醉着。我們就走進了濤聲的迴响中，柔涼月光的輝映下，心也溶化了，隨着手提收音機飄送的輕音樂的旋律而縈繞。誰願意破壞大自然的真善美呢！

我相信每個人的心情都擁有一份喜悅；遊山玩水，誰是携着哀愁而來的呢？

這海，和屬於海的一切，和你們，我就要揮手說再見了，當我們回程的時候，回首再望一望海的時候。

可是，你們是不會知道我行將遠離的。因為不想把一切離情別緒携來破壞這個完美的夜，我是不會告訴你們的。

我擁有的是另一種心情，一份淡淡的哀愁，那是內心流露的痛苦，你在我臉上是無法探索到的，我仍一樣的與你們蹦蹦跳跳，如此這般多好呵！反之，「自古多情傷別離」呢！

琉璃的海上，起伏的波潮，牽動着幾許月光清輝，滿足了我眼睛多年的渴見與享受。

而我們就多飄逸的走着，誰知道展現在我們眼前的就有兩條道路，一條是你們走的，一條是我自己走的——我會好好的把握自己，我常這樣對自己說。

在沙灘上走倦了，夜已闌珊，有的同伴已回到別墅，伴着濤聲的迴响靜靜入眠。

凌晨醒來，惺忪的眼睛朦朧中可看到有人從海上滿載而歸，一小塑膠袋的海螺及其他不知名的海生物，原來昨夜他們竟沒有睡覺。其實自己也是沒有好好睡過。

心中仍惦念昨夜的圓月，此刻不知還流連在海上否？走回海灘，潮已漲得很高了，濤聲更是震耳；凌晨的海濱和昨夜的海濱沒甚麼兩樣。我感覺到的是，離別的愁緒已更加走近我的心坎

了。

就如此的有一份神傷隱約在我內心呻吟。往後的日子，若我仍佇立另一海濱之時，望著潮起潮落，一陣風起，必把我的思維吹落在這一個我們曾經攜手踩碎月光的沙灘上，我仍可覓回那些熟稔的濤聲和浪花——一切依舊。而那足印、那輪明月呢？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當明月高空的時候，你們會望月思情麼？

一九七三年七月廿九日

別時容易

神傷是必然的，雖然事實上，我已經習慣於別離，習慣

於別離而帶來的任何感情變化。——賴敬文

如果這一刻到來，這一刻終須會到來的，你會傷感麼？我一向知道你的感情是脆弱的；所以，這一回我走，走得遠遠，未走之前的今天，我仍未告訴你我將遠行的消息，我深悉你的感情經不起離愁的哀傷而陷入痛苦的深淵。

走，就是別離，就是和你分手，和你天涯各一方，和你長相憶，以後，在那遙遠的南方，在那一個深沉的夜裏，燈火下，會有一隻手將他的懷念裝進藍色的信封中：你是收信人，而那時，就不知你手中接到的懷念有多厚多重了。

不知有多少回了，我曾經在車站和將遠離的人分手，每回總揮不起手，似有千斤重似的，若提起了手，又是那麼麻木的。送人的行多了，這一回，自己反要給他人來送了，那一刻，你來不來呢？我相信你是會來的，最後的一面，你是不會錯過的！或者，你來了，却又怕觸景傷情，匿藏起來了。或者，你和我一樣，手兒麻木了，身子麻痺了，對着緩緩開行的夜車欲語還休，目送

我遠去，遠去了。也好，你若縱有千言萬語，我會在你晶瑩的目光中聽到你的別語，再不然，盡在不言中，無聲勝有聲了。

我們認識得那麼容易，別得也那麼容易，因此，我後悔認識了你。是不？試想，四年的交往，四年的相聚，它的結果就是一個一朝的別離麼？

呵，不一當我們的兩顆心開始有了距離，那是短暫的，空閒的（有誰又能在浩淼的空閒測量你我的距離呢），但不是永恆的。永恆還未到來之前，其實永恆永遠是不會到來的，永恆只是個空洞的字眼，我們又怎能給永恆下一個定義呢？

相聚時日，誰也不會想到誰會離開。其實這是一個多餘的負擔，正如我若想到別離，也不去想什麼是離愁別緒了。

聚與離，在人一生中，只是一個個微不足道的泡沫，却又爲何使我們傷透了幾個晚上呢？還是回到快樂的日子中吧！

是的，我未走，我們快樂着；我走後，願你也快樂着。所以我走，還是不該讓你知道。……

然而，那一刻到來，你是會知道的。那時，一顆小小的心靈，是否能於突然間負擔起那麼大的波動和不安呢？

那一片青青的草地，幾許黃昏，我們都把它坐到黃黃時，坐到第一顆早熟的黃昏星來時，才

循着太陽回家的山徑走回去。

我走後，那些小草兒必會長得更壯更高了。

和你走在一起的時候，快樂永遠屬於我們似的，而當我的足音响在異鄉的夜晚的長街，想起不在身旁的你，我會快樂起來麼？我想兩腳若無主的孤魂的浮盪的無奈步伐只能踢蹴滿街的孤獨與落寞。而這又能怨誰呢？乘現在我仍未向你說再見，就永遠不說一聲再見吧！

人生最痛苦的莫如生離死別，聚首的時刻該是快樂的，沒有別離那來聚合呢？因此，徒傷離愁該是件掃興的事；何況，友情往往在一離一聚中漸漸加深，而遠勝於日日見面仍是陌生的朋友。

如果這一刻到來，這一刻終須會到來的，神傷是必然的，而我終須向你說一聲：再見！再見聲中，我們聚首於何年何日呢？

唉！別時容易，

見時……

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三日

濤聲以外

決定來這裡聽一聽濤聲，這意念在我心中已萌芽很久；若它能吸收陽光和水份而生長，恐怕也像我一樣高了。

在記憶的腦海，濤聲已絕响多年了。

沿着海岸的呷波一段公路上，第一次能感受到看見一片茫茫大海的喜悅。我該怎樣形容我的喜悅呢！一個未滿十歲的孩子，就能對這大自然的景物產生感情。只見一陣陣的浪波，激奔着，頻叩沙岸，而濤聲就伴着我喜悅的音符跳躍。

那是孩提時候的情景，至今濤聲仍隱約可聞。對於一個愛海的孩子，要忘却一切屬於海的東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到這兒來聽濤聲，主要的還是有你一道來；不然，我相信你我不會踏出這麼多的足印，在沙灘上。或者，就在我們坐的那塊巖石上，也不會留下那麼多的往事！

而就在浪花飛濺的沙岸上，我們採摘了一串串的濤聲，滲和在談話聲中。若我們說的話是歌詞，那濤聲該是曲調了。

日後，相信這一刻的時光該使我深深懷念！還有什麼比這一刻更幸福呢？一個是了解你的我，一個是了解我的你；你我在一起的時候，就有談不完的話題、走不完的路。深沉的夜裡，當你抽完了最後一根烟時，我們才發覺時間已蒼老了，分手的時刻又到了。

濤聲就在你我的身邊响起，一陣陣海風吹過，彷彿把它吹進了岸上的椰子林。只是我相信以後的日子裡，任何風浪不會將我對濤聲的記憶吹淡；一如不會吹淡你我在沙灘上看浪花，看它怎樣地把濤聲的串串音符吹响的印象。

風疾、風徐。浪起、浪落。潛伏着一首生命的進行曲？我想，假如大海永遠平靜如鏡，無風也不起浪，那它將不會顯出它的「偉大」，它將是一個被人們遺忘的「生活戰場」！至少今天，我們也不會來看浪花聽濤聲。而又那來的浪花和濤聲？

所以，你說：人的一生，也該似海的浪波，洶湧澎湃，起伏不息，使生活充滿了活力生機。你就要如此的準備過這一生。

這一生的路，每個人都在走着，而必須走完它，人人都赤裸的來到生命的起點，然後去尋找一條自己的路，再然後是殊途而歸，歸向生命之終結。

當你回首前塵，你像一葉小舟，在你航行的道路上，是否有風波雨浪？抑是一路順風？在這人生大海上。

而小舟滑在水面上，一朵朵浪花在它身邊綻開，然後激奔向沙岸，沖擊沙岸上的岩石，再而是一朵朵可愛的小浪花，又再是一聲聲清麗的濤聲。

濤聲迴响，濤聲跳躍在我心上。

會把自己幻成一葉小舟，舟上有你，你在舟上划櫓，航行在你我日夜眷戀的海上。那時，採它幾朵浪花，摘它幾聲濤聲，掛滿在桅桿上，浪花在舟上永不凋謝，濤聲永不絕响。

濤聲，是一支壯麗的歌，一支你我喜愛的歌！

一九七二年六月

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知道你來了PJ工作已一些時候，却難得見你一面；今早當我們一大伙兒來到這十九區郊外的寧靜小屋裡，剛踏進門檻，竟意外的和你喜相逢，最初你還不敢認是我，彼此都驚訝會不約而同的來到這間小屋，原來你是來找舊同學，我們是來找住在這兒的文友，大家又萍水相逢，心中雀躍萬分之餘，你指尖指向牆壁上的一首對聯給我看：

關山難越

誰悲失路之人

萍水相逢

盡是他鄉之客

原來你也與我同感，此時此地，此景此意，你可知道我竟對這一首對聯產生一種「親切感」，尤其是最後一則的。不是麼：我們這羣（部份是你認識的）文友中，盡是他鄉之客。有來自最北端的玻璃市，有來自南部的柔佛，有的來自烏鴉港，花城古城，而今日又似萍水相逢，歡聚在一起，不是最好的寫照麼？

沒有打聽這首對聯是誰寫下的，想他自己百巴仙也是個離鄉背井的人。或者，在這間小屋裏，從以前（？）至現在，住客都是異鄉客，他有感于此，就揮起筆來……。

你可知道，曾幾何時，我們這幾個愛好文藝寫作的朋友，都是靠書信來往中認識的，也常交換寫作上的問題和意見，大家未曾見過面，今天，一個個見面了，認識了，熟稔了，而我更羨慕他們幾個住宿在一起，和同在一間報社里工作，大家天天生活在一起，想其樂也融融。

你離開南峇山脚下的山城來到都門已有幾年了吧！異鄉人在異鄉的那種相思苦該不用我告訴你了！我們都是異鄉人，浪跡天涯，而更多的異鄉人在一起的時候，大家共語一個個異鄉的夜晚的時候，「異鄉夜」不再是一個難懂的字眼，在我們的字典中，我想。

平日見面時甚少和你交談，但我猜想你也是個喜愛閱讀文藝作品的人。而我們，這一羣喜愛文藝的他鄉之客，聚斂在一起，免不了談談寫作方面的問題，或者，在你心目中，也只為「異鄉夜」找個滿意的詮釋麼？只為彼此訴說一個個異鄉夜的熬煎和孤寂麼？

今天是難得有這麼一個相聚的好日子，其中有我熟稔的，而使我高興的是我也從中認識了一些神交已久，從未見面，今天是初次見面的；若你不是因為有事先離開，你會發覺到我們有談有笑，從文藝談到攝影方面等等，還有主人的「豐富午餐」。而我們的聚首只為了這些麼？要走時說一聲珍重再見就了結了麼？

我要告訴你，我們是他鄉之客，都是孤獨的趕路人，走在一條寂寞的文藝寫作道路上。而我們離開家鄉的時候，我們已選擇和決定要走上這條路，路迢迢且迂迴，趕路的人，何時才從黑夜趕至天明呢？

雖然你沒寫作（或者偶爾會有），那你該聽人說過今日的馬華文壇是如何的蒼涼，也有人說過這裏是文化沙漠，你若不否認也會承認這是一個事實！若你有看黃昏星的「孤獨的旅人」，你該會了解他下筆時內心的痛苦！

「……啊！我們這一代的文學已够悲涼，我們這一代的民族心已够蒼白。幾時我們才能完成我們的意願？」

今日萍水相逢，翻閱他們部份剪報，佳作紛陳，就其中還默默的耕耘，而我，許久沒動筆寫寫，我該回去寫一篇散文吧！我想。

（後記：七六年四月廿五日在PJ十九區一小屋與文友們聚首，並與喚娟偶遇，與康田，潘郁，潘友來等文友初次見面，新知舊雨，共敘一堂。寫此文不爲甚麼，只爲紀念此次萍水相逢，我們這羣他鄉之客！）

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

畫廊內外

星期天的下午，經過暗邦律，驀然心中萌起了一個錯覺，懷疑是否走在暗邦律上？印象中，星期天的暗邦律，沒有如此的冷靜，尤其是午後，都門的道路都可睡去，唯暗邦律獨醒。

走到國家畫廊前，才憶起人類的寵兒——馬——隻隻都傷風去了，不能在沙場上馳騁，若非這條唯一通往馬場的道路，車輛總是絡繹不絕的。

國家畫廊內，沒有舉辦畫展時也有一些畫可觀賞，唯跑來參覽者除了我之外，只得一對夫婦，一共是三個人。使我憶起我們第一次來這兒時，人數也少得可憐；那是兩三年前的事吧，我們一齊乘巴士來的。那天又逢賽馬日，從畫廊走出來，在巴士車站候車回家，一輛輛開往市區的巴士都擠滿了人，我們等了很久，始終沒有一輛停下來，更不用說會有一二個遊客下車跑進畫廊觀畫。我知道從郊外的路走去，暗邦律還有一間超級百貨市場，很多人逛了市場後，或從馬場出來，現在都忙着趕回家；星期天，馬場和百貨市場，才是他們的大好去處。

每次參觀過畫展後，心中總是被一些問題牽繞着，你總是常這樣的問起我：為什麼那麼少人來參觀畫展？而且又不收任何門票。為什麼那麼多人對圖畫這門藝術不感興趣？為什麼人們喜歡

跑進馬場，逛百貨公司，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份？

假如能從馬場內拉到百分之一的觀眾進畫廊，那觀畫者就是一個「可觀」的數字，我想。可不是麼？每場賽馬馬場總是人頭萬鑽，而下的賭注更以千萬元計，人們對賭注往往一擲千金，而又有幾人能拔一毛以利我們的畫壇，有幾人能綠化我們的文化沙漠？

你對繪畫有濃厚的興趣，記得那次作客你家中，客廳內就擺着一副別緻的竹畫，再從一些小擺設看來，就知道你是一個懂得以藝術來豐富生活的人。

假如很多人對繪畫給于一丁點的「愛心」，我們的畫壇就不會寂寞，或許可以產生另一位張大千，另一位大馬的畢加索了。

人們喜歡看馬，看馬在沙場上奔馳，看馬能為人們的後「袋」爭一口氣。為人類的感官製造一次又一次的刺激！這是馬兒的光榮，還是馬兒的悲哀呢？

我們的畫家，今日可以開一個以馬為主題的「馬展」，把馬生活的各種形態，都可入畫，馬兒晨運試蹄，馬兒套轡在凱旋門前不可一世的威風八面，馬兒衝鋒一剎那的快鏡頭，以及現在馬兒躺在馬棚奄奄一息，英雄只怕病來磨的淒慘景象。我們的馬迷們，在馬傷風的時日，大嘆無所去處的時候，會否踴躍參觀呢？

那時，我們的畫壇，又能喚來多少人的關懷和注意呢？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奔馳以外

那日你驅車過了馬六甲，朝東甲的道路馳去，拐過了一個彎，迎來了一段筆直大道，巍巍的金山驕然屹立在面前，道路兩旁盡是綠意盎然的稻田，稻穗婆娑掠過，你把油门放小了些，「米打」表上的時速針倒退了十多里，半個眼睛已溜出了窗外，腦海里或依稀記得幾個月前，和一個搞旅遊的朋友路過此地，他曾告訴你，像這一大片綠油油的田野風光，大馬半島的道路兩旁，俯拾皆是，在外國，就不常見了，他足跡踏遍世界各國，他若不孤陋寡聞，他就不該跟你說謊話。

其實，每月中，你都可以「享受」這豐富的田野風味。或者像你們這羣每月需要跑遍大江南北，以換取一張飯票餬口的所謂「高級浪人」，每月每日爲了迎接前一個驛站，而又拋下另一個驛站；正如你那位朋友所說的，大道兩旁，大江兩岸，盡是秀色可餐的風景，那你怎能輕易錯過這個良機呢？

可是，錯過這良機的大有人在。他們的那只和他一起披星戴月，破舊不堪的行李箱告訴你他在「江湖」闖蕩了好幾個年頭，是老馬一名，那些「江湖」上的風雨恩怨，了如指掌，而一些地

方上的風月場所，更是他們路過時必去一解風情之地。

他們可能會錯過哥打丁宜龍望瀑布的潺潺水聲，關丹直洛尖不辣的日出奇景，但是他們不會錯過路宿有「小巴黎」之稱的那個市鎮時去享受一段「歡樂時光」。

一些所謂新潮理髮屋、舒骨院、音樂咖啡座，才是他們的伊甸園、安樂之鄉。白天奔馳在大路上，從不對那些熱帶的蕉風椰雨貪婪一些眼色。若你告訴他們在這通往亞羅士打的大道旁，還有一個「默迪卡海浴場」時，必會引起他們的一聲驚訝；或在古城、在怡力海濱、在丹絨的夜晚，曾和風塵女郎遊車河，良宵共渡，看遍了古城的上弦月至下弦月，只知有怡力海濱和丹絨，而不知三寶井、古城門位于何方的也不乏其人！

你原是一個喜愛大自然的人，當你第一次奔馳在名川勝水時，內心是喜是憂呢？你說：喜的是因旅途之便，須道遊覽風景，觀賞風土人情文物等。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回可實現了。從書本上，你知道半島歷史的演變，也改變了地理環境，人文和藝術。你也聽說過今天馬六甲還有個葡萄牙村，還居住着葡人的後裔，這回可去他們在海邊開設的餐館品嘗獨有的風味。你也知道文冬嶺是如何的險峻，山路迂迴曲折，這回可去跟雲兒比高低了。在東海岸的龍運，可以看到海龜生蛋，住在西海岸的你，是甚少有機會看到的，還有隨着車子而進入另一州境時，馬來甘榜的高脚屋和偶爾還能看到一、二輛牛車的款式和獨有風格特色隨各州府而各異，這些是甚

少人注意到的。憂的是第一次出遠門，還不會抽煙喝酒，不會搓麻將賭「金拉美」，不善交際找女人，故担心有人取笑你取笑你的業務奇差，因你不善應酬而耿耿于懷。你因此會在一個譚靜的夜晚，冷靜的思考一遍遍。

你思慮後是否把從小就培養而形成的性格改變過來，改變成變重或多重的性格，才能在這洶湧澎湃的潮流中立住足呢？

于是你燃上了第一根煙，你開始在風月場中彳亍，這是你心願的嘍？你反復的捫問自己：這就是生活的一部份？

奔馳了幾個年頭，你也看遍了「江湖」恩怨，自己也學會了如何圓滑去應付一些不圓滑的人事。但慶幸的是你自己還保持着自尊，人格和原則。你經常警惕自己，一些應酬和流連在風月場合，適可而不致同流合污！

有時在繁忙的旅程中，最心暢的是坐在車窗旁，悠閑的觀看倒退的樹林，山谷和流水，一切瑣事和惱意全也倒退不返；這時候是自己擁有的一份寧靜，也可在這份寧靜中，慢慢的咀嚼人生旅程和自己留下的足印，想想：在這五花八門的社會，你不該也把自己迷失了吧！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

昨夜我已死去

我對生命曾瘋狂的熱愛，無奈選擇在一個錯誤的年代。

昨夜我已死去。

我躺了下來，雙手雙腳僵直着，身子若浮雲一般飄蕩，地板上是冷冰冰的，記憶是空白的，我努力的把自己想起。

我怎會躺在這兒呢？天色開始暗下來，黑色的恐懼直擊向我雙瞳，若一層厚厚的黑衫罩住，視覺漸漸朦朧，此刻身子若負荷一些重壓，甸甸的往下沉，隱約的還聽到一兩聲斷斷續續的啜泣。

我開始可以想起最接近我和身旁的一些什麼，但雙瞳老是睜不開，我下意識的往胸口按撫，怎麼心兒停止了呼吸？我想大聲的呼喊：我的妻呀！請快扶我一把！無奈始終呼不出一聲喚，我想作個手勢，無奈雙手若千斤重似的始終舉不上來。

啊，突然我雙腳已舉步走過一座又一座的墓塚，星光已冷，月影悵悵，冷風凜冽，墓園內一片蕭索，一座碑上還刻上我的名字，莫非死亡已撲向我？

我確已死去，方才的啜泣聲愈來愈迫近，且聲浪愈來愈哀烈。

啊！我白髮斑斑的母親，你哭什麼？哭你失去了一個愛兒，哭白髮人送黑髮人，哭你活了一大把年紀還未享過福。啊！母親，我曾答應過你，答應過你要你好好享福晚年，母親，我走了，我較你先走一步，這不是我心甘情願的。

啊！我的妻子，怎麼哭成半個淚人？我們相愛十多年，你我共同甘苦，那年，我們相愛而結合，爲了我，你犧牲了很多，你可以找一個「榮華富貴」的嫁人去，却偏偏愛上我這個窮措大，啊！我沒有給你幸福的日子過，我內疚已極，今夜你怎能抑住你內心的悲哀呢？

啊！我的孩子，怎麼你們的眼淚是乾的？我死了又怎能復活呢？這日子以後你們要靠「勇氣」找活了（註）。我沒留下什麼財物，這和你們不認識的祖父沒留給我什麼一樣。本來我有打算留些積蓄，無奈我死亡得如此「突然」，「突然」的使我徬徨無主。

我的兒女們，你們兄弟姐妹要相親相愛，你父親小時候常受人家奚落，自尊的創傷至今隱隱作痛。

沒有什麼留下，幾本書和幾篇不值一文的「文章」，是我活着時寫的，就當是留給你們的「遺產」。若再給我時間，給我更長的時間活着……活着……我……

母親，我苦命的母親，原諒我不會學人家賺大錢，不會抄捷徑成暴發戶，我擁有的一角一分

，都是我一點一滴的血汗換取。今生我們無緣住大洋樓開冷氣房車，我也跟父親一樣的潦倒！

有腳步聲接踵而至，我的妻子，跟我看看是誰來了？噢，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怎麼這麼快就獲知我的死訊？

啊！朋友們，想我不告而別，難得夜如此深了，風如此冷了，你們爲着看我最後一面而趕來，要我如何「感激」你們呢？

直躺着有些倦了，我換了另一個躺姿，即傳來一陣陣笑聲。孩子，出去瞧，噢，是我幾個商場上的朋友正在談笑，笑聲大時竟掩沒了親人死去活來的哀號。

他們是來哀悼我呢？至少，失去了一個朋友，怎會有心情談笑，若他們是麻木不仁的話，若麻木不仁今夜怎會又來此，還是來這兒「湊熱鬧」或「看熱鬧」？

誰又撻起麻將來了，要將殯儀館改成賭館不成？這羣傢伙，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的朋友，是來「慰問」我的家人還是來「慶祝」我的死亡？

啊！是你，一個青梅竹馬，和我一起捱過苦難日子的你，今已是「名流」一份子的你，你也來了。方才你焚了二根香祭我，我真不敢多「望」你一眼，我汗顏，你思想興趣各異，若當初我的思想和興趣肯接受你的「洗禮」，今日豈又不是「名流」一名，也不是淪落至今這個地步！是誰又在高談闊論，各人又在議論我的生平和死前的種種。朋友們，你們罵我好笑我好，我

都聽到了，也全不在乎，我對生命會瘋狂的熱戀，無奈選擇在一個錯誤的年代。我無言控訴，唯有默默承受，且把生命交給歷史。

昨夜我已死去，死在我的夢中。

醒來，妻安祥的入睡，我身已捏出一把冷汗。

（註）：雷馬克句：無根而能生存，是要靠勇氣的。



節日之外

詩人（我常以開玩笑的口吻稱呼你），你說常憶起那年的詩人節我們幾個人聚在你居住的小村的屋子里，大家談了一個早上的詩，一個下午的散文，和一個晚上的小說。幾個漂落在異鄉的遊子，似浮萍聚在一起，當時當然不會忘了談屈原。

那年的詩人節在等待中姍姍來遲，在挽留中悄悄溜去。你之後的來信中還對那個節口念念不忘，只因那是一個有意義的聚首，你說：就不知何年才有這良機呢？

詩人，你的名字。不知甚麼時候，有人這樣開始稱呼你，你告訴我你不喜歡人家如此的稱呼，但之後也全不在乎。你就是你，一個可以從身上輕易摔落任何不屬於自己東西的你。

詩人，因為你常寫詩，所以村里的人習慣了就如此把這雅號給套上了。那是那些不懂得又似懂得文藝的那羣傢伙拋來的高帽，你心中罵道：在端午節只會裹粽子吃粽子，吃完粽子把棕葉丟了如此簡單而已。從來想也不想（或者有的無從想起）屈原，真擔心有這麼一天，這個意義深重的節日會在平淡中渡過，屈原似乎是不曾在文學史上出現過的一個偉大詩人的名字。

這是你後來告訴我的牢騷，我仍可從你口唇的噙動領略你當時的波動心情。或者真的有一天

，我們也不會爲那個粽子的糯米芬香而產生爭論了。

有時候想起來，我們相隔的如此遙遠，二百英里的路程，五個小時的奔波，就若你寫一首詩的「歷程」，這是一段孤寂的路程，但完成後就若相見時的喜悅，一個期待而到來的喜悅。你爲寫詩而寫詩，我爲興趣而寫散文，彼此殊途同歸。

有一日你我又再聚首，但不在詩人節，你告訴我有一部份文友爲追求其他目標而遠去，且與文藝女神揮手再見，我聽後有一陣子的難過，爲甚麼衆多的伙伴紛紛丟隊？短暫後我又對你還有當年寫詩的豪情驚喜，詩人（容我再說一聲），你知我近幾年來對散文似是藕斷絲連，若聚若離，你說願與繆司長廝守，但仍須旁人的共勉和結伴同行，在這一條坎坷的道路上。

你蟄居小村，小村只有你一個人寫作，若感覺自個兒在黑暗中摸索，想找一兩個文友聊聊，訴說些委曲和牢騷，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你不期然的又緬懷那年的詩人節了。

「呵！詩人節，屬於你，屬於我，屬於喜愛寫作者的節日，爲甚麼大伙兒不能聚在一起良辰共渡？」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日

後記

(一)

那天找上你，你竟要我寫一篇散文，我才驚覺竟和散文開始陌生起來；我不能以寫作當爲我生命以外的另一生命時（這是非不得已的），幾年來近乎可說交了一張白卷，而我該如何的自圓其說呢？

一顆酷愛寫作的心，却生活在一個不太適合寫作的環境里，以及太早把書包扔掉後，我會把散文寫好麼？而我至今仍令你等待，我的另一篇散文久久仍未動筆！

不僅如此，我和文友也久無通訊聯絡，這些隨着日子增長而堆積起來，似乎我已不再是屬於這個圈子的份子。

或許我可以告訴你，不久後我不會令你失望，我寫作的興趣來得早，相信去亦遲。希望以後我的散文至少能表達一些什麼；畢竟，那些寫「習作」的日子已過去，而你我所願意看到的，不再是一些落入窠臼、一些無病呻吟的。

有這麼一個習慣，看書總是先看「後記」，因「後記」可說是作者的一個總結，而後才看序、再看內文。有的書買了下來，因無時間翻看內文，但「後記」一定不忘看的！

看「後記」多了，從來沒想到自己也會有寫「後記」的一天！若非得到某方面的資助出版，相信有很多和我一樣的作者，這半輩子是沒能力寫「後記」的！

收集在本書的廿七篇散文，四份之三以上是舊作，故多是不成熟的作品。其中七〇年至七二年間寫得較多，那是剛來隆不久，生活給我太多的感觸。我承認本書的格調太低沉些，那是我懷過去、憧憬未來，心靈摸索的紀錄。

我有一個不是童年的童年，這些內心隱隱的楚痛，都從我的筆尖發洩出來，在本書的第一輯——痕——中，這些痕，雖已烙印在心坎上，回首時，也是一首首童年的哀歌。

我曾經熱愛過生命、親人和朋友，第二輯的「給」：是我懷念着他們，他們中有關心我、鼓舞我、勉勵我！對於父親，當我只能喊他的名字而不能再見他一面時，我對一個個生命的存在開始產生了懷疑。

第三輯「奔」，與書名取為「奔馳以外」，可說是我年輕生命奔馳過的足跡履痕，我熟悉我留下的每個足印，一如熟悉本書的每段文字。而「奔馳以外」可說是我較喜愛的一篇。

本書出版期間，應該感謝葉嘯寫序、以及「鼓手」社員，他們在百忙中爲本書奔波和校對，使本書能順利出版，當然，要不是中華大會堂的資助，本書今天也不會擺在你的面前。——最後，希望你能爲本書提出批評及指正，我等待着。

(註：本書各篇末誌的日期爲刊登日期)



仁
上
舟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日于吉隆坡

Selain Dan Menggembala

Oleh : Jing Sheng Jou

奔馳以外

一九七八年十月出版

有版權 勿翻印

□著者：江上舟

LIM CHIN YEOW
32, Taman Kok Lian,
5th Miles, Jalan Ipoh, Kuala Lumpur.

□出版：鼓手文藝出版社

Penerbit Sastra Drummer
3, Jalan 19/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印刷：馬來亞印務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定價：馬幣二元正

鼓手



滿紙滿篇，充滿了他這個青年人無可奈何的落寞心情。他出身貧窮，環境惡劣，處處都是逆境，但他具有上進的勇氣與奮鬥的精神，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仍然能夠發出光明的火花，照耀自己，也照耀他周圍的人羣。

（雪蘭莪中華大會堂評審會評語）